



阐释并守护世界意义的人

——人文知识分子的起源及其使命

(新修订版)

尤西林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阐释并守护世界意义的人

——人文知识分子的起源及其使命

(新修订版)

尤西林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阐释并守护世界意义的人:人文知识分子的起源及其使命 / 尤西林著.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ISBN 978-7-5675-6257-8

I. ①阐… II. ①尤… III. ①知识分子-研究 IV. ①D0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41697 号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世界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阐释并守护世界意义的人——人文知识分子的起源及其使命

- | | |
|-------|---|
| 著 者 | 尤西林 |
| 责任编辑 | 彭文曼 |
| 封面设计 | 刘怡霖 |
| 出版发行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 社 址 |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
| 网 址 | www.ecnupress.com.cn |
| 电 话 |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
| 客服电话 |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
| 地 址 |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
| 网 店 | http://hdsdcbs.tmall.com |
| 印 刷 者 | 上海盛隆印务有限公司 |
| 开 本 | 890×1240 1/32 |
| 插 页 | 2 |
| 印 张 | 9.75 |
| 字 数 | 225 千字 |
| 版 次 |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
| 印 次 | 2017 年 5 月第 1 次 |
| 书 号 | ISBN 978-7-5675-6257-8/G.10213 |
| 定 价 | 60.00 元 |
| 出 版 人 | 王 焰 |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目 录

内容提要 / 1

2017 年修订版绪言 / 1

导论：知识分子的当代含义

一、知识分子观念的历史演变 / 3

（一）脑体分工的巫术文化背景 / 3

（二）科技专家：近现代知识分子观念 / 5

（三）对知识分子观念的多重当代挑战 / 8

二、知识分子观念的当代阐释 / 25

（一）作为西方“知识分子”原型的俄国“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 25

（二）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自我定位的困境 / 29

三、人文科学与人文知识分子 / 37

（一）古典人文学科的历史演化 / 38

（二）人文科学统摄人文学科的现代性意义 / 40

（三）人文知识分子的内涵 / 43

第一章 世界与意义

一、劳动与世界 / 47

二、劳动二重性 / 55

三、技术：希望与危险 / 63

（一）技术理性及其批判 / 63

（二）技术的艺术境界 / 66

四、意义与涵义 / 69

（一）含义世界 / 69

（二）意义与涵义 / 70

第二章 意义与阐释

一、符号命名与劳动建构 / 83

二、分离(Kekhorismene)与沉思：脑体分工的人文意义 / 86

三、意义与阐释 / 91

四、文化与意义世界 / 101

五、作为社会分工的意义阐释 / 104

第三章 阐释并守护世界意义的人：人文知识分子的起源与演化

一、巫：知识分子的原型 / 108

二、巫术解体与知识分子演化谱系 / 120

第四章 意义与权力——人文知识分子与世界(一)

- 一、巫王分合的逻辑意义 / 130
- 二、意义空间：有别于国家的“天下”社会 / 134
 - (一) 问题：“天下”的语义 / 135
 - (二) 作为专有名词的“天下”古义 / 136
 - (三) 先秦儒学的阐释与“天下”社会观的建立 / 138
 - (四) 与君主专制“国家”对峙的“天下” / 146
 - (五) “天下”与“国家”：中西比较与现代批判 / 155
- 三、介入权力：革命家与公务员 / 162

第五章 意义与意识形态——人文知识分子与世界(二)

- 一、意识形态的内涵 / 175
- 二、权力与教化：政教合一 / 179
 - (一) 政教合一的两个方向 / 179
 - (二) 政教合一与专制主义 / 182
 - (三) 激扬真理与爱之教化 / 185
- 三、政教分离及其现代遗产 / 192
- 四、人文意义与近现代世界 / 199
 - (一) 理性道德与经济制度 / 201
 - (二) 文化理想主义：文明的价值规范 / 204

第六章 出世与入世：人文知识分子的生存张力——人文知识分子与世界(三)

- 一、人文知识分子人格的特殊性 / 208

二、人文知识分子人格命运的悲剧性 / 209

三、人文知识分子的职业困境 / 212

四、人文知识分子与民间百姓 / 215

五、隐逸的人文意义 / 222

结语

附论 1 大学人文精神的信仰渊源 / 233

附论 2 百姓日用是否即道？——关于中国世俗主义传统的检讨 / 250

附论 3 关怀公共精神的“积极自由”行动者——鲁迅与现代知识分子角色 / 263

附录

2008 年台湾繁体版前言 / 275

2006 年增订版引言 / 278

1996 年初版序 / 285

后记 / 288

导论：知识分子的当代含义

划分知识分子的一个最为悠久的传统尺度是脑力与体力分工的原则：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这一原则至今仍支配着流行的知识分子观念，它为各类辞典与教科书所承认。《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1979 年版）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是代表性的：

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的脑力劳动者。如科技工作者、文艺工作者、教师、医生等。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剩余产品的出现和社会划分为阶级而产生。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阶级，而是分属和依附于不同的阶级。历史上，各个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都要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随着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知识分子在社会生产和历史进程中所起的作用更加重要。在革命运动中他们往往起着先锋和桥梁作用。我国解放后，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入发展，知识分子队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党的依靠力量。

对这一定义可作出如下分析：

- a. 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

- b. 知识分子具有专业性知识,这些知识具有各自的效益或功能;其中多数功能同体力劳动一样,都是技能(技术)性的;
- c. 知识分子依照各自专业而形成社会职业;
- d. 知识分子是依附于阶级的不独立阶层;
- e. 知识分子具有独特的“先锋”作用;
- f. 知识分子与近代以来的科学技术有着特殊的关系;
- g. 最后,可以阐释性地揭示的一个隐含判断是:知识分子在历史上与劳动人民往往是对立的。这一状况在当代已基本改变,知识分子成为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上述命题,除“a”(“脑力劳动”)与“g”(与“劳动人民”的关系)之外,也基本上适用于其他社会阶层(尽管“f”项对于这里的知识分子定义仍具有特别的意义)。因此,这种知识分子观念所指乃是以脑力活动为形式特征的劳动者。除过劳动形式有区别之外,无论就其社会职能或劳动内容,知识分子与其他劳动者并无更本质的差别。

但就名称而言,“知识分子”却是一个外来名词。权威性的《大英百科全书》(第15版)“*intelligentsia*”(知识阶层)辞源于俄文,是一个历史性的专有名词,特指19世纪末叶俄国一批对社会持独立批判立场的文化人士。与之相仿,英文中“*intellectual*”(“知识分子”)一词则最早由克雷门梭(G. Clemenceau)指代以左拉为首的“德雷福斯案件”批评者,也是一批主持社会公道的文化人。但左拉不惧自己被判刑而挺身作辩,具有极为抽象的理念性动机。他所关心的不仅是德雷福斯个人的遭遇,而更看重的是这一事件所包含的意义,即当时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民权合法性危机对法国大革命所建立的现代人权与自由平等博爱精神的威胁。在这里,“知识分子”已不再仅仅标志一种劳动的外表形式,而开始显露出某种超出于此的职能内容特征。“意义”成为知识分子职能所系关键。

那么,什么是“意义”?脑力活动性与知识分子独特的职能内容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呢?这种知识分子独特的职能内容又到底是些什么内容呢?回答上述问题将是本书的主要任务。在此之前,回溯历史是必要的。

一、知识分子观念的历史演变

(一) 脑体分工的巫术文化背景

作为普遍性的社会分工,脑力与体力分工原则确立于奴隶制时代。虽然就发生学而言,还应当上溯得更早。

但在古代,脑体分工并非近代以来人们所理解的劳动的自然分工,即它还不是基于劳动发展自身的需要,主要还不是工艺技术性的,而具有超出劳动之外或之上的意义。例如,脑体分工直接就是社会分层。孟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就有这层意思。

因此,与体力劳动相区别的“脑力劳动”,其原初涵义不能囿限于技术内涵。中国西周贵族所习“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今人看来,大多有其实用技术意义。但实际并非如此。以其中似乎最具实用技能性的射、御而言:

……射者,进退周还必中礼。内志正,外体直,然后持弓矢审固。持弓矢审固,然后可以言中。此可以观德行矣。

……

是故天子以备官为节,诸侯以时会天子为节,卿大夫以循法为节,士以不失职为节。故明乎其节之志,以不失其事,则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则无暴乱之祸矣。功成则国安。故曰:射者,所以观盛德也。

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选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饰之以礼乐也。故事之尽礼乐，而可数为，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君王务焉。^①

“射”与狩猎或战争在此全无关系，而仅仅是一种类似今人练气功一样的身心修养。借此修养，射者才在礼仪秩序中怡然得体，而且培养出立身立国、尽职尽责的道德。

大驭掌驭王路以祀。及犯軼，王自左驭，驭下祝，登受轡，犯軼遂驱之。及祭，酌仆，仆左执轡，右祭两轂。祭轨，乃饮。^②

“御”在此主要不是驭者与物（车、马）的劳动操作关系，而是遵循巫术祭祀传统规则——即礼仪的严格操演。因此，“射”与“御”的精神活动特性及意义使之同“礼乐书数”一样，都具有“脑力劳动”内涵。

周礼崩解，“六艺”礼仪操演已失去现实体制对应物，因而它们主要是虚拟的形式化活动。但以孔子为领袖的原始儒学之士，却经由这种虚拟形式的演习，与五帝三王的古代理想王国保持着精神上的联系：习六艺，也就进入了想象中的神圣领域。如果说这种不事稼穡的脑力活动也是某种社会分工的话，那么它就绝不可在直接的功利意义下来理解。但这也绝非说这种基本没有实用价值的活动对于人类没有意义。恰恰相反，如《庄子》中所说的那棵“不材之材”的巨树，它的意义无法用实用价值来衡量，而是超

① 郑玄：《礼记正义注》，阮元刻本《十三经注疏》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86-1687页。

② 《周礼·夏官司马》，阮元刻本《十三经注疏》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57页。

越了特定用途的更根本的意义。古代知识分子坚守这种超越性的意义信念,是因为他们去古未远,尚能真切地感受到巫术文化的氛围。

因此,必须强调超越直接实用来理解脑体分工的意义。“士志于道”(《论语·里仁》)与“君子不器”(《论语·为政》)必须对举把握:劳心者与劳力者不仅在活动形式上(现代人只看到这一点),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活动对象与目的性质上都有着深刻的区别。

这是一个普遍的原则。在西方,早在苏格拉底那里,“沉思”这一高贵的活动就已脱离具体操作的日常生活,它是反省与评价日常生活的活动,二者处于不同的层面上。在亚里士多德术语中,参与现实的“实践”不同于抽身反思的“理论”。即使同是操作性的(如“射”或“御”),自由民政治伦理性的“Praxis”与生产、制造物品的“poiesis”在古希腊却有着明确的区分。这并非基于二者在脑力和体力因素比重上的量的差异,而是有着深刻的质的规定。

(二) 科技专家：近现代知识分子观念

诚然,生产劳动自身的发展也已孕育着脑力与体力分工的需要。劳动工具与技术所拓展的日益广大复杂的因果联系与主客体关系,逐渐超出了直观的操作形式而要求抽象化、普遍化,并以超前预见与重复可逆的运演(让·皮亚杰:Operation)内化为纯思维活动——但须要强调的是,这种基于劳动动作自发演化的思维活动,其内容主要是数学与逻辑性的,^①而并不包括道德类价值判断。这一点在理解本书所阐释的人文知识分子职能独特性时至为关键。服务于劳动操作的抽象思维运演、包括对运演再运演的更抽象的“反身抽象”(让·皮亚杰:reflective abstraction),都并不开

^① 参考让·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有关研究。

辟出超越劳动操作系统之外的新的方向,它们不可能评价操作的目的。

但对于劳动操作自身来说重要的是:

由于对运演进行运演的反身抽象的结果,就出现了主体的逻辑数学运演的逐步内化,这最后导致可能转换系统所特有的超时间性的出现,而主体就不再受实际转换的束缚了。……思维最后把自己从身体活动中解放了出来……

……在这里认识超越于现实本身,把现实纳入可能性和必然性的范围之内;从而就无需具体事物作为中介了。^①

所谓脑力劳动,不仅是指用符号代替实物、用脑力代替体力劳动操作,而且“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不能归结为低级水平的中介结构的新特性的产生”(《发生认识论原理》,第29页)，“借助于一个组合系统而使认识可以达到一个范围无限的可能性,”(同上,第53页)从而,脑力劳动为体力劳动提供、创造了改进与发展的前提条件;这些条件依靠体力劳动局限的时空环境是无法自发演化产生的。

这种为劳动演进固有需要的脑力劳动,同一切后来分化的分工一样,部分保存于巫术文化的混沌体中,另外部分,则自发地流传发展于被视为下等活动的体力劳动者手中,这批专业技术传统中的体力劳动者,就是近现代赫然崛起的工程师前身的原型:工匠。

文艺复兴作为对中世纪宗教统治的反拨,^② 使一批从事传统

① 让·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王宪钊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56、52页。

② 这在东方汉文化圈则是明清(以及明治维新)的实学对理学的批判。此采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成说。

神学思考的脑力活动者转向人间事务,从而超越了传统脑体分工的界限,产生了15世纪引人注目的“全才”(l'uomo universal)现象。雅各布·布克哈特在其《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中曾以但丁·达·芬奇与里昂·巴蒂斯塔·阿尔伯蒂(Leon Battista Alberti)为例对这类“全才”大师巨匠做过描述。他对后者这样描写:

在三件事情上他希望别人找不出他的缺点:在走路、骑马和说话上。他学习音乐没有老师,可是他的作曲却得到了专家的称赞。他虽处困境,却学习民法和寺院法很多年,直到疲劳过度而招致来严重的疾病。他在24岁的那一年,发现记忆文字的能力减退了,但理解事物的能力还依旧,就开始研究物理学和数学。与此同时,他还向各类艺术家、学者和工匠乃至补鞋匠多方了解他们的行业的秘密和特点,从而掌握了各种才艺和熟练技巧。他顺便学习了绘画和造型艺术,……像文艺复兴时期的所有伟大人物一样,他说:“人们能够完成他们想做的一切事情。”^①

这种手脑并用的风气遂为以使用仪器与实验为重要特征的近代科学开辟了道路。^②正是由于这类新型脑力劳动者大批进入面向世俗的科学技术领域,使科学技术逐渐取代宗教神学而成为脑力劳动的主要代表与象征。培根代表性的口号“知识就是力量”宣告了近代意义的知识观念与知识分子观念的兴起。他对认识过程中“四种幻象”的揭露与对归纳法和感觉经验的强调,实质否定了知识的超验性,从而只承认了科技意义的知识与知识分子观念。

① 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何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33-135页。

② 参阅亚·沃尔夫《十六、十七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第一章,周昌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沿此发展到 20 世纪,现代分析哲学甚至通过语言分析将一切超越性的观念判定为伪概念而逐出语言与思维。

在近现代科技所创造的宏大工业文明业绩上,科技不但统治了人对自然的知识观念,也扩展占领了关于人自身的知识观念;不仅涌现出分工日益细密的自然科学,也带动产生了社会科学。从此,知识演变为专业(技能),知识分子演变为专家。以西方科技文明为典范的现代化进程,向现代人类塑造的正是这种科技专家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观念。在这种观念影响下,所谓脑体分工,便只是指科学(理论)与技术(操作)的有限区别,它已失去了古代巫术文化背景下脑体分工的深刻含义。

康德把“知识”仅限于人类可认识的经验判断的知识,它是以知性概念整理感觉经验的成果。“知性”(intellect),恰是“知识分子”(intellectual)的词根,它指示了现代人所理解的“知识分子”的科技知识根源。^①

但是康德在确定知性知识同时却也划分出去了目的判断,即是说,以因果律为中心的知性知识不再关心目的判断与价值判断。这种只供使用不问目的的工具性知识分子如西谚所说:“工艺师总是听命于人,并非高高在上。”^② 它是一切垄断了社会价值判断的社会和一切不过问社会价值判断的社会所共同接受的知识分子观念。

(三) 对知识分子观念的多重当代挑战

1. 人文价值理性对科技工具知性的批判

康德划分现象与本体,不仅是立足于知性逻辑为科技知识建

① 因此,西方学术界单凭语用历史而说“intelligentsia”与“知识分子”渊源于俄、法人文学者,这就忽视了在现代语境中知识分子观念的科技工业化背景。在本书看来,包括俄法传统在内的人文知识分子观念恰恰是后起的,它作为近现代科技知识分子的对立性观念进入人类思想史,只是当代的事情。此种人文知识分子观念至今尚仅为学术界少部分人所了解,还远谈不到成为社会的普遍观念。

② 转引自 M·邦格论文,《哲学译丛》1993 年第 3 期,第 35 页。

立不受旧形而上学(宇宙本体论)侵扰的基地,同时也是为价值理性指明支撑科技知识在内的全部人生信仰本体。康德把人自身作为这新的信仰本体:至善道德的人就是最高的目的与价值。这表明,近代哲学在确立科学知识地位同时,为知识分子在科技知识之外依然保留了脑力思维的本体性位置,那就是价值理性:它已经不是天启真理,而空前明朗为人性;它不是可作手段的工具知性,而是比实然更高的应然规范,是作为知性的目的动力与根基来源的理性(康德:Vernunft)。

(1) 面对近代以来“知识”日益崇高的地位,19世纪下半叶兴起的人文价值理性,基本是作为对知识主流的科技工具知性的方法论与知识论的补充而获得知识学身份的。人文价值理性还只是要为自己知识领域中争得一席之地。

从W·狄尔泰到新康德主义西南学派(文德尔班、李凯尔特),他们强调日益扩张的自然科学并不适用于具有感情、想象与价值理想的人自身的研究。狄尔泰强调人文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即精神性,由此而引出了人文研究的特殊方法。他著名的结论是:自然需要说明,而人则需要阐释性的理解。因此他提出了在自然科学之外建立一类人文性的“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文德尔班与李凯尔特则强调人文对象在构成人文类知识中的决定性作用,这种有别于科学对象的人文对象具有突出的历史个体性与偶然性:

分类的原则是它们的认识目标的形式性质。有一些科学研究一般的规律,另一些科学则研究特殊的历史事实;如果用形式逻辑的语言来说,有一些科学的目标是普遍的定然判断,另一些科学的目标是单称的实然命题。

自然研究与历史的分别,首先开始于利用事实来构成知识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就看到,前者追求的是规律,后者追求

的是形态。在自然研究中,思维是从确认特殊关系进而掌握一般关系,在历史中,思维则始终是对特殊事物进行亲切的摹写。

所以,个性的最后的、最内在的本质是不能用一般的范畴来分析的,而这个不可把握的东西在我们的意识面前就表现为一种感情,觉得我们的本质、即个人的自由是没有原因的。^①

后来,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则从认识与实在对象的符合性角度,强调科学概念分析法无法达到人文性的直觉体验所把握的实在本身:

……把认识对象的方式分成根本不同的两种。第一种的前提是围绕着对象转,第二种的前提则是钻进对象。……第一种认识可以说是停留在相对的东西上,第二种认识——在可能获得的场合——则可以说是达到了绝对。

绝对是只能在一种直觉里给予我们的,其余的一切则落入分析的范围。所谓直觉就是指那种理智的体验,它使我们置身于对象的内部,以便与对象中那个独一无二、不可言传的东西相契合。

至少有一种实在,是我们大家从内部通过直觉、而不是通过单纯分析把握到的。这就是在时间历程中的我们自己。^②

这已不是对自然科学的补充,而是在标榜一种更高于自然科学的人文科学真理知识观。

① 文德尔班:《历史与自然科学》,引自《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洪谦主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55、59页。

② 柏格森:《形而上学引论》,引自《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洪谦主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34、137页。